

私

家

秘

藏

小说百部



122-51
1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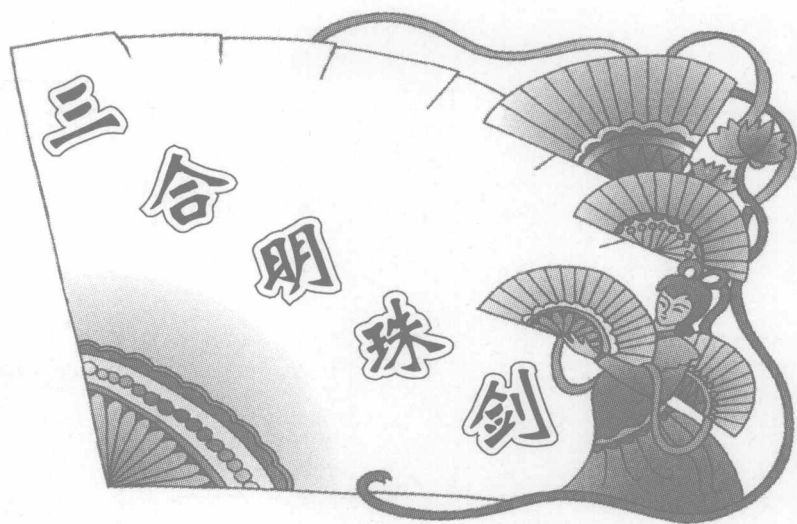
私家秘藏

小说百部

主编 金成浦 启明

第七卷

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不題撰人

目 录



第 一 回	遇英雄同心结拜 救母女惹祸奔逃	(7)
第 二 回	避急灾弟兄分别 脱罗网兄妹权栖	(12)
第 三 回	赠宝剑鬼谷差徒 嫉贤良屈忠荐师	(15)
第 四 回	承君命奉旨提兵 到父衙奇缘入赘	(18)
第 五 回	群奸设计图谋急 世谊深交拜探忙	(22)
第 六 回	假圣旨柳絮几危 真仗义李张解厄	(25)
第 七 回	虚心病杜门绝客 重交情忍辱按兵	(28)
第 八 回	立热肠千里奔京 假冒名一时身陷	(32)
第 九 回	明冤陷舍命闯宫 历情由招供自首	(35)
第 十 回	盘刺客金后明决 诉谏词屈方强辩	(38)
第 十 一 回	明假冒囚禁天牢 证欺君辩攻奸佞	(41)
第 十 二 回	定奸谋宫内图君 不意中御园救驾	(44)



- | | | |
|-------|--------------------|-------|
| 第十三回 | 露奸计奔逃被难
表功劳赐赠封荣 | (48) |
| 第十四回 | 逃灾难误投贼旅
贪财宝逼卖烟花 | (52) |
| 第十五回 | 忍耻辱认姊逢弟
图美丽误男作女 | (55) |
| 第十六回 | 试才藻有心安处
念忠贤下诏回师 | (58) |
| 第十七回 | 绣阁中私结良缘
公堂上糊涂立案 | (62) |
| 第十八回 | 兄逼妹强离闺阁
仆伴主误进禅堂 | (66) |
| 第十九回 | 追神鹿歼奸解厄
访驸马遇旧谈心 | (70) |
| 第二十回 | 到升平舅甥聚首
说梁山强寇归投 | (74) |
| 第二十一回 | 别舅妹公办劳忙
救柳絮死生瞬息 | (78) |
| 第二十二回 | 祸去福来欣聚会
奸强善弱愠欺凌 | (82) |
| 第二十三回 | 为贪淫左目中伤
惧征讨携家出奔 | (86) |
| 第二十四回 | 全贞节咬舌归阴
救妹子败兵失散 | (90) |
| 第二十五回 | 富柳英初逢柳絮
九龙道两败马俊 | (94) |
| 第二十六回 | 蒙野道祥恳为徒
贿弥童暗污邪物 | (98) |
| 第二十七回 | 暗通风计除妖道
明诛戮义释群僧 | (102) |

第二十八回	有福人临危遇救 倒运贼不意遭殃	(106)
第二十九回	路途中兄弟重逢 马家庄师徒分别	(110)
第三十回	摆擂台拜本回朝 正国法诛凶警众	(114)
第三十一回	背师言野道下山 遵旨命鸾英开擂	(118)
第三十二回	颁御旨众将加封 背君恩群奸造反	(122)
第三十三回	打擂台英雄入赘 焚难香慈悲赐宝	(127)
第三十四回	现原形龟精被戮 忿出丑王勇助奸	(132)
第三十五回	劫夜营屈奸败阵 投贼寨鼠辈招军	(136)
第三十六回	知天命老祖训徒 违法戒左道背师	(140)
第三十七回	闻妖道请旨添兵 阅奏章准师赴敌	(144)
第三十八回	施妖术汉军败绩 焚难香兄妹求师	(149)
第三十九回	领法旨善才助汉 探军情妖术伤兵	(153)
第四十回	斗法宝法成败阵 念道流老祖遣徒	(157)
第四十一回	获奸佞原归法宝 成战功凯奏班师	(161)
第四十二回	表军功颁谐花烛 诛奸佞封赠团圆	(165)



第一回 遇英雄同心结拜 救母女惹祸奔逃



诗曰：

相逢邂逅意相投，义结金兰乐得俦。

此日纵然贫富别，他年功业并同仇。

凡事分已定，穷通各有时。不独常人而然也，即出类拔萃之人，亦命难与时争。历观千古之将相，其于未达时，抵挨多少困乏，靡所依栖，莫不自劳苦一番，磨砺多秋，然后做出一番掀天揭地事业，轰轰烈烈，惊人之举。大抵天将降其大任于斯人，靡不因谄练如斯，后能奋发于有为之大志耳。但此书开卷，单言汉代一事。溯身高祖刘邦灭秦楚之后，赤手混成一统土宇，开创四百年基业，二十五代相传。一自高祖宾天，再传惠帝，及文帝、景帝、武帝，一连五传继御，还撇开吕后乱政不题。自高祖皇帝以来，颇称一治，四海晏然，边疆安堵。诸事不多再赘。

惟此书上不言高王建业，下不叙光武中兴，单言西汉武帝年间，有一奇缘故事，名曰“三合明珠宝剑”。当时有左班丞相姓屈名忠成，乃系河南省人氏，由赐进士出身。须然宦居首相之尊，为人不端，乃奸佞之辈。而又有一位姓司马名相如，乃山西人氏，由举孝廉出身，官拜右丞相之职，为人刚直，勤劳国政。且说时逢五月，节尾端阳，吊屈原之溺水，亘古皆然，各处多放龙舟，亦仿古庆事。

却说河南洛阳县内，有一姓柳名眉，官居上大夫之职。夫人贾氏，单生一子，名唤柳絮，其人聪明，好读诗书，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又一位姓郝名联，生来虎头燕颔，两膀有千斤之力，



系原任三法司刑部尚书郝云龙之子，他亦是洛阳人氏。乡亲往来，情投意合，结为兄弟。趁时玩景，在在皆然。

是日兄弟请船看景，二人登舟到了河下。只见河岸两旁，男群女队，共庆风光。正是：有观非独我，四时佳庆与人同。欢喜无限。连船家陆成看景入神，被拥挤船只周密冲撞。惊动隔舟二人侧身倒下，坐居不稳，踏出船头一看，大骂船家：“你是何等样人？如此不小心，可恶已极，将某船舟冲撞，令人吃惊！”当时怒不绝口。陆成不敢回语。郝联闻言，亦出船头，把虎目一观，见一人面如赤色，身高一丈，腰大数围，少年不过二九，头戴赤巾，身穿红衣，好似火德星君降世一般。又有一人面如青色，身高九尺，虎头燕额，少年不过二八。郝联大怒：“你二个青红贼，如此大呼小叫，甚何道理！往来船只看景，挤拥难行，纵有冲撞，理当难怪。慢道撞着你船，就将此船拆了，也何妨碍！”青面汉子一时愤怒，将身跳过船来，竟不打话，把手一顿，尽力乱砍。二人相交，手段不分高低。红面汉子亦过船来相帮。柳絮公子上前相劝：“请问二位仁兄过我小船相打，义理不公。倘舍弟得罪，理合讲明，方可动手。今小生在此，未知其事因何而起，请道其详。”青面汉子听闻住手，正是识斯文者重斯文，见柳公子堂堂一表，出言不俗，回嗔作喜：“请问高姓大名？”柳公子道：“小生姓柳名絮，家居柳眉，官拜上大夫之职。”青、红二人大笑：“久闻大名，有失尊重！请问此位是谁？”柳絮答道：“是我结义舍弟，原任三法司刑部尚书郝云龙之子郝联是也。”二人闻言大喜，便说：“有眼无珠，方才得罪，望乞恕宥。”一齐见礼，在船坐下，吩咐船家奉茶。

茶罢，柳絮开声：“请问二位高姓大名？”赤面汉子道：“某姓马名俊，原系本处人氏。不幸父母双亡，单生兄妹二人，舍妹倚亲居乡，家贫困乏。感得此位亦是本处人氏，姓包名刚，不弃与我结为兄弟。又蒙延师教习，致此学得十八般武艺，《六韬》、



《三略》件件颇谙。今者兄弟看景，一言不合，性烈失涵，得罪二位仁兄，恳祈勿怪。”柳絮回声：“原来二位就是豪杰，失敬失敬！但小生有言奉听，未知足下肯纳否？”马俊回言：“何事？愿洗耳恭听。”柳絮说道：“小生欲与二位并我舍弟，联合四人拜为兄弟，莫怪出言不逊，未知允否？”马俊、包刚道：“二位乃金枝玉叶，父母高官，我等一介武夫，粗言鲁莽，何敢高攀，恐辱贵人！”柳絮、郝联齐声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何须客话谦言至此！”柳絮道：“请问贵庚多少？”马俊道：“虚度韶光，年登十九矣。”又问：“包兄？”包刚道：“十七矣。”柳絮道：“马兄年长小生一岁，马兄为大，我为二，郝联为三，包刚为四。”吩咐舟人备办香烛牲礼，对天结拜，誓曰：不愿同时生，但愿同时死。就在舟船中畅怀痛饮，把臂谈心。聚话多时，各自亦要回家，大家湾舟登岸，暂行辞别，不表。

不觉倏而数月，郝联进京省亲，拜别母亲吴氏。夫人叮咛路上小心，郝联遵命。是日家人通信各兄弟，暂别聚谈。马俊、包刚兄信到来，送别登程，柳絮先在。郝联迎入。柳絮道：“请问大哥、四弟，光降何事？”马俊说：“闻三弟进京省亲，人子本分，与我兄弟拜候令尊圣安。并有微薄程仪奉送，非为敬意，略表寸心，望贤弟收下，勿笑鸿毛。”包刚将白银二百递上，说道：“弟有微仪奉敬，俾兄得为路程需用。恕不远送。”郝联大笑开声：“且慢，大哥家贫，蒙四弟周全，切偲之义，正该如此，弟亦铭感于怀。盛情不敢领用，留下大哥日夕傍身使费。”包刚说道：“那里说来！三哥你有万金之家，不为介意，此系弟之愚诚，祈兄收下，略表寸心。”柳絮道：“四弟一场美情，专于坚意，不可却辞，勿推为是。”郝联只得接银手内，便道：“转送大哥，勤习弓马，日后与皇家出力，自有功名成就，光宗耀祖，弟等幸甚！待弟先到京城，见柳伯父与家君，但有机会，自然有书到，接兄弟上京，同享荣华，共欢手足之情。”众兄弟答道：“望祈留



心提拔，方为结拜之义。”是日相别，各自回家。

马俊回到包刚家中，经日闲游，但有不平之事，心中便见不乐。是日进入洛阳城内，因事而行，见一妇人怆卒叫声：“救命！”马俊问道：“妈妈，在此大街，何为叫起救命？”妇人回声：“壮士有所不知，老身王氏，先夫刘伯成，单生一女，名唤英娇，刚在门首站立片时，忽被现任将军西豹之子丁光看见，恃势欺凌，压我强卖女儿为他偏妾。因我不肯，他着家丁数十登门，竟被抢去。老身无路可投，只得叫喊搭救。今望壮士救命，生死衔环。”马俊大怒道：“待我赶上看看如何，青天白日，王法深严，不知畏忌！”放开大步，上前大叫一声：“丁公子住步！”丁光闻言，回头一看：“汝何等人物，大声小叫？”马俊道：“你为公子，官宦之家，百姓有事应为护祐，识法惧法；不该识法犯法，夺人良家闺女，强逼为妾。恐怕传上西京，朝廷知道，祸及令尊失教之罪。请公子三思方可而为。”丁光大怒道：“尔是何人，敢与公子作对？这女子是你甚么的亲？”马俊道：“非亲非戚，非其故也。但人平不语，水平不流；目无王法，胆大包天，谁人不愤！”公子大怒：“他母亲欠我银两，屡讨无尝，难道罢手不成！不抢他女儿，将何填抵！”马俊道：“他母亲如何欠你银两？倘欠你银两，自有分还，况且男女授受不亲，忖度起来，欠银情虚，抢女是实。”丁光大怒，将手扯住马俊衣衫说：“扯你到官，重枷两用，方知利害！”被马俊举拳打去，谁知力大，接连几拳，竟将丁光打倒在地，不觉呜呼哀哉。母女心慌，马俊劝他回家：“总有天大事，系我担当。”母女谢恩，回到家中收拾行李，逃往外方而去。

丁光家丁着急，一齐动手，被马俊冲开一条路去了。家人一半守住尸骸，一半回营禀报。丁豹闻言，气愤填胸，怒目圆睁，责骂家人，说道：“尔等可曾问他姓名？住在何方？”家人禀道：“小的见他面如赤色，高大人才，十分凶恶，年不过二十，力大

无穷。小的只顾相公性命，并未问他姓名。”将军闻禀，算无可方，立即命人画影图形，重出花红赏格，示谕遍贴四路。命兵弁禀文员严行捉拿，起兵追查。命人收拾了丁光尸骸安葬，不表。欲知马俊走得脱否，下回分解。

正是：大鹏展翅周天下，小子张罗怎奈何！





第二回 避急灾弟兄分别 脱罗网兄妹权栖

诗曰：

天生豪杰性刚强，好报不平惹祸殃。

轻死鸿毛诚义重，博得英名万古扬。

却说马俊见打死丁光，跑到包刚家下，说声：“贤弟，某为不平，一时气愤，打死丁豹之子丁光，为救刘姓家之女起见。今将军起兵捉拿，某特到来与贤弟借些路费盘缠，以往别处而行。”包刚说声道：“大哥，弟屡屡相劝，不可生事，正是‘为人静处寻安乐，便似清闲一逸仙’，今又生出事来。兄往别处，弟应同行外出。奈家慈有恙，难离膝下，不能作伴。现有白银二百送与兄长，逃出在外，俾为路费。听弟一言奉劝记在心：‘各家便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兄在外处，早晚自行保重。但有安身之处，可即鸿寄一音，免弟常怀挂念。但得慈母安康，小弟自来寻兄同聚。今日之去，到了二哥府处说上一声，他或有计策，免遭刑陷。不可迟慢，快走为上，恐被兵丁所擒。”马俊收下银子，入内拜辞伯母，又嘱包刚小心扶持尊堂。辞别急走。

到了柳絮家下，兄弟相见，柳絮接入，说道：“兄长光降何事？”马俊道：“某见青天白日抢夺人家妇女，一时气忿，为见不平，救了刘家之女，打死丁豹之子丁光。今闻起兵捉拿，蒙四弟赠银数百得作盘缠，今到贤弟贵府相别。未知重逢于何日，后会何时。”柳絮听了，说声：“罢！罢！小弟本当同行陪伴，奈家慈在堂，年纪衰老，难离膝下，不得随行，望兄恕罪。今有路费奉送，望兄收下。但在外隐性怡情，以善养其浩然之气，闲是闲



非，休向分解，不可生出事来，恳兄留意。待弟不日上京，见了家君，与你打点，自然脱去其祸。”言罢，依依不舍，二人洒泪而别。

马俊回乡，携着妹子，一路改名换姓而行。心中思想：“何不将妹子带到母舅家居住，是为妙也。”不经几日，到了舅父之处，把情由一一说明。舅父闻言，骂道：“你个奴才！在家不守王法，将人打死，貽累满门，倘被官擒捉，性命休矣！暂留你妹子在吾家料理，你可即望逃往别处。”马俊拜别，登时起程。

非止一日，不觉到了湖户荆州。见一高山，左旋右转，树木深深，龙虎相登，风境观之不尽。忽闻锣声一响，走出喽兵，头扎红布，手执兵械，大声要买路钱，方容过去。马俊冷笑开声：“你为绿林，把截客商，抢掠行囊，目无王法，罪不容诛！我且问你，此山何名？大王姓甚名谁？诚恐相识好友，亦未见得。倘无相识，然后买路钱相送未迟。”喽罗大喝道：“不识丹凤山大王姓石名如虎，武艺高强！慢道是你，就当今天子经过，亦要留下五个龙袍，方可过路。”马俊大笑：“某走过四海五湖，水陆强人见尽万千，未闻石如虎之名。请尔大王下山，与我战得三个回合，若胜得某家，甘心拜服，愿为执鞭随镫之劳；若战我不过，要你大王退身隐避，让别人为王。倘不依允，杀上山来，焚烧贼寨，寸草不留。”喽兵大怒：“你好大言不逊！把你姓名报上！”英雄大笑：“某无人敌是也！”

喽兵走上山来，转入聚义堂，将响马鼓乱打。大王上堂，喽兵跪禀：“有一个赤面汉子不给买路钱，还要大王下山与他战个高低，胜得他甘心拜服，愿为下役，胜不过他，大王还要退身，另立寨主。倘不依允，杀上山来，寸草不留。”寨主大怒：“可曾问他姓名？”喽兵道：“问过了，他说无人敌是也。”大王一怒：“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传令大开寨门，带兵出敌。

马俊闻锣鼓惊耳，心内思量，见贼兵好似风卷残云，驰骤而



来，恐寡不敌众。又只见大王头戴金盔，身穿黄袍，手持一柄大刀，身骑青鬃马。大王一见马俊，面如赤色，身高一丈，并无盔甲，手持双鞭，大喝：“何方狗贼，敢出大言，要我出战！”两不答话，一刀照头斩来。马俊不惊不慌，将双鞭架住，道：“且住手，你我不是君父之仇，皆因一言不合，要定高低。量你一人一马不是我的对手，或者一齐兵将上来，以众敌寡，希期敌得某过。”大王说道：“住口！三人欺两，岂是英雄好汉！传令兵将，扎住阵脚，不许乱动，帮助者斩！”马俊见他传令，心中大喜。二人大战数十回合，未分胜负。马俊假败逃走，寨王催马向前：“尔那里走！”被马俊手疾眼快，用杀手锏，一鞭打落了他马下，不伤他的性命。大王见他如此英雄盖世，甚忻服，便道：“敢请壮士上山，莫嫌屈驾，叙谈一二，意下如何？”马俊自思：“无处安身，未得其便，今有机会，亦暂承允。”

二人即便上山，请到聚义厅坐下。石如虎问道：“请问足下高姓大名？今欲何方？请道其详。”马俊道：“余姓马名俊。因在家中好打不平，将丁豹之子丁光打死。”——说知。石如虎心内暗想马俊如此英雄，便问道：“弟与兄结为兄弟，意下如何？”马俊道：“蒙兄过爱，愿为手足。请问贵庚？”石如虎道：“小弟年已十八矣。”马俊道：“吾虚长一秋。”二人秉烛当天结拜。自此石如虎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尊马俊为寨王。欲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贈宝剑鬼谷差徒 嫉贤良屈忠荐师

诗曰：

家生逆子家颠倒，国出奸臣国不宁。

有道君王须辨察，进贤退佞得邦兴。

且说水帘洞王禅老祖静坐蒲团，忽心血来潮，袖中一卜，方知上界台垣星降世，屈身未遇，欠师指点，日后定与皇家出力，朝廷柱石之人。命徒弟萧古达过来：“你与丹凤山马俊有师徒之份，为师着你下山，将三合明珠剑并飞天帽一顶授予他，传他驾雾腾云之法，代他建功立业。且往一行，去吧。”

且表萧古达遵师吩咐，遂驾起云头，直到丹凤山前，将身坠落，就在山前连声叫卖宝剑，频来频去，三番两次。喽兵见此异人，便问道：“要卖宝剑何不往别处去，偏偏在此，却是为何？”那道人说：“此剑不卖别人，我要会你大王一面。”喽罗即往山上禀知大王：“有一异人在山前叫卖宝剑，声声要见大王一面，请令定夺。”马俊见报，事必有因，即速下山。见这老人身穿道袍，足踏草履，手持尘拂，宝剑一口，苍头白发，状类不凡，向前下礼：“请问老伯，卖什么宝剑？高姓大名？剑何宝处？愿乞其详。”道人说：“老拙姓萧名古达，特来卖三合明珠剑。”马俊借来一观，接剑在手，唧唧连声赞美：“请问老伯，为何名三合明珠剑？剑称有宝，所用必不同。”道人说：“此剑为将者上阵交锋，难敌来将，念起咒语，能掩人眼目，转败为胜。”马俊道：“既有好处，未见其验，请试之若何？”道人念动真言，一阵豪光明闪，恰似金针刺目。马俊大喜，见几颗明珠出现，称说道人：